



水南风

卢兆盛

在南方,时序一踏进春天的门槛,水南风便也悄悄地跟来了。

不过,它并非一来就不走了,而是时不时光顾一下,有时候只逗留一天半晌便走,有时候则会呆上两三天才离开。

至于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,它根本不会提前打招呼,也极难发现它来前和走时有什么征兆,确实有几分神秘,令人难以预料。

不过,水南风这些习性,南方人早就习以为常。反正年年春天都一个样,无论你欢迎还是不喜欢,喜欢还是不喜欢,它可管不了那么多,想来就来了。但,它带来的种种好处,恐怕不少人是看不到或感觉不到的,因而只是一味地埋怨它,嫌它带来了潮湿和诸多不便,尤其是那些家庭主妇,怨言更多,就跟讨厌梅雨天气一样讨厌水南风。

南风,本是温润而舒缓的,而如果在它前面再加上一个“水”字,那就变得更加湿润而显得有些凝滞了。

完全不像风平时给人的那个感觉——来无影去无踪,水南风只要来过,就会留下明显的印迹,可以说是来有影去有踪。而这种印迹,便是潮湿。

只要房屋的门窗打开,那要不了多久,地面和墙壁,很快便都会变得湿漉漉的了。走路都要格外小心,稍有疏忽,就有可能滑倒。

自然,水南风一来,洗后的衣物,就不容易晾干了。这也是主妇们不欢迎它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其实,屋内减少水南风的浸润,有一个最简单却最有效的办法,那就是尽快将门窗都关上,只让少量窗户留一点空隙,保持室内空气必要的流通即可。这样,屋里就不会大面积潮湿了。

应该说,水南风是南方春天一个常见的天气标志,或者说是开春后,日子渐渐回暖的一个信号。盘桓多日的料峭春寒,终究顶不住温暖湿润的水南风的顽强抗击,最终被赶走而销声匿迹。

在水南风的吹拂和滋润下,大地上的万物生长变得愈加快疾。那些日益葳蕤繁茂的树木自不必说,就说那些山野里的笋、蕨、蒿等野菜,更是一天一个样,发疯似地猛长……

而往往每一次水南风来过不久,便会下一场大雨,江河也就会涨一次水。有经验的农人,可以凭借水南风的到来,预测到近期天气变化的情况,从而及时调整农事活动。不用说,水南风早已成了农人看风识天相的一个物候。

毫无疑问,水南风沐浴后的南方,春色更加浓郁,春光更加迷人……

柿柿如意幸福门

邹清平

在大巴山一带,对柿子有个形象的谜语:铜打底,铁打盖,树上吊起逗人爱。柿子结蒂的地方叫铁色叫铁盖,整个柿子是黄色,称为铜,谜语将柿子的形象描绘得格外美好有趣。满树圆圆的柿子,像弥漫着人间烟火气的温暖红灯笼,又如火苗燃烧在绿色的山间,热烈、奔放。

万源市烟霞山荔枝古道边有三块房子那样大的石头,自然形成了一个干燥的岩洞,20世纪二三十年代,游击队和地下党常常在这里开会歇息,躲避反动政府的抓捕。1934年秋天,川陕苏区万源保卫战期间,反动军队知道了这里驻有红军战士前来“围剿”。确实有十多个红军战士在这里待命,但在反动军队到来之前,红军战士已经奔赴前线。反动军队扑了空后,见这里有一棵柿子树,结满了很多柿子,为了不让红军吃柿子充饥,气急败坏地把柿子树砍倒在地。

说来神奇,柿子树似乎也和老百姓一样,对反动军队恨之入骨,砍倒一棵柿子树,又根连根长出了两棵。经过潘姓村民三代认真负责的呵护,如今两棵水桶粗的柿子树,在洞前一左一右,升向空中三丈有余,蓬蓬勃勃像兄弟一样生长着。不知是天然生长的还是人们的精心呵护,左边那棵树有两根横生枝丫,如今有茶杯那么粗,横向生长到与右边那棵树的枝丫交错在一起,和右边那棵树仿佛融为一树。两根横生枝丫和右边那棵树形成了天然的绿色的门廊,让人眼前一亮,仿佛绿色之门幸福之门向人们打开。村民们劳动之余,约定俗成会来这里,就地取材锻炼身体、活动筋骨,在两棵柿子树之间的第一根离地面约两米高的横生枝丫上,要么拉伸筋骨吊单杠,要么做引体向上强身健体。人们还把山间的传说故事和身边的好人好事,搜得连鸟儿都洗耳恭听,当地的老人們异口同声地夸这两棵柿子树是健康树、快乐树,甚至把柿子树上的各种雀鸟也说是满树的金凤凰,幸福甜蜜的气氛弥漫乡间。

浪漫情怀是“三八”

丁梅华

突然接到单位要在“三八”国际妇女节这天一起举办退休人员欢送会的通知,内心不知是高兴还是失落,由于身体等原因,经上级组织部门批准,同意了我提前几年退休的申请。

一周前,当我默默离开单位时,看到那些正在伏案工作的同事们,看到他们个个专心工作的那份痴迷,尤其是几位女同事,还在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,内心不由得产生恋恋不舍之情,毕竟在一起工作了19年。本想打个招呼,又怕打扰他们,最终还是放弃了,心想毕竟都生活在同一个小城,抬头见低头也见。

要说“三八”国际妇女节或许真的跟我有一种缘分。记得30多年前,刚刚走出校门的我,被农场分配到一个比较偏僻的连队担任会计工作。报到那天,是连队一个老职工

赶着毛驴车到场部接我的,路上经过交谈,知道这位职工还是我的老乡,一路上他很热情地给我介绍连队的一些基本情况。那时候通往连队的路都是土路,由于冰雪还没有完全融化,我们几次下来推车,大概一个多小时,毛驴车才到连队。一下车我就看到办公室门前的院子里,围坐了好多妇女,都在打量我。还是那位老乡提醒我说:“今天是妇女节,连队举办‘庆三八’活动”。这时连长让我给大家讲几句,性格内向的我一脸窘迫,红着脸走到主席台旁边,简单介绍一下自己,就向大家鞠躬,也忘了祝大家节日快乐,引得大家哄堂大笑。

在连队工作的8年间,我从一个看到一堆发票不知道如何下手,到后来成为农场先进财会人员;从一个人都不认识,到后来不但

每个人都认识,而且知道他们的出生年月,就连谁家养了多少只羊、多少头猪都知道(那时候会计都是兼统计)。在担任连队团支部书记期间,我经常组织年轻人排练各种文艺节目,不但各种节日时在连队表演(那时候电视还没有普及),受到职工们的欢迎,还在农场汇演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也就在那个时候,我认识了后来成为我妻子的那个女孩。还记得在一年“三八”国际妇女节,一家拿一个菜,在连队会餐时,我被几个妇女灌醉,以至于在连队有了两个“干妈”。

8年后,我先后被调到农场林管站、供销公司、纪委、审计科、财务科担任会计和科员工作,后来又被提拔为财务科副科长。虽然离开了连队,但在连队那8年的工作经历,总让我难以忘怀。再后来由于我的出色表现,被调

相映红

肖明 摄



婆婆的“妇女节”

魏有花

每一个“三八”国际妇女节,婆婆总会邀我一起过。我也特爱和婆婆一起过,烧几个小菜,喝一点红酒,听婆婆讲一些她过过的“妇女节”,是一种亲情的享受,更是一种励志的动力。

关于婆婆对“妇女节”的情愫,应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。那时,婆婆还是个待字闺中的姑娘。一日,区里的妇女干部到村里动员女同志到村头的场院开会,还说今天是“三八”国际妇女节,女同志要顶半边天,不能整天围着锅台转。婆婆开完会回来,不仅参加了妇救会,还领回来任务,为部队做军鞋,以实际行动庆祝“妇女节”。那次,婆婆做的军鞋最多,战士们穿着婆婆做的军鞋打了胜仗,婆婆为此还戴上了光荣花。从此,婆婆就记住了3月8日是妇女的节日。

后来,婆婆嫁给了公公,也是巧,婆婆嫁到公公家的第二天,正好是3月8日“妇女节”。按说新媳妇过了门第二天应该回娘家,在我们当地叫“回门”。可婆婆没有“回门”,天刚亮就一骨碌爬起来,来到大队部,问大队长“妇女节”有什么活动和任务。大队长看着眼前这个陌生而爽快的新媳妇儿,笑了,说:“你不在家做新媳妇,到这要什么任务?”

婆婆说妇女能顶半边天,今天是“妇女节”,应该体现妇女的地位,展示妇女的风采。

到师部审计局工作,一干又是将近20年。审计局大部分审计人员都是女同志,每当看到她们一个个放弃节假日,难以照顾老人、孩子,全身心投入到审计工作中,有的甚至带病坚持工作,内心便会有一种感动,是她们的辛勤付出,才有了现在蒸蒸日上审计事业。有人说,女人能顶半边天,而我所在的审计局,她们却顶起了大半边的天。

我不由得感慨万千,昨日“三八”参加工作,今又在“三八”结束自己的工作生涯。“三八”国际妇女节是个浪漫的节日,是一个值得回忆的日子。浪漫情怀总是诗,每一个女子都像是一首诗,或婉约,或壮烈,或忧郁,或明媚……有情怀的人,情感丰富,把这些付诸日常生活中,生活就会散发浪漫的气息,祝福天下所有的妇女节日快乐!

陪婆婆做“渔姑”

李海英

“三八”国际妇女节这天,婆婆一大早打来电话让我去看她做“渔姑”。还说今天是女神节,她为大,让我必须到!本着婆婆之命不可违的宗旨,放下电话,我就急忙往村文化广场赶。

婆婆年近七十,却依旧开朗活泼,身体硬朗。去年,婆婆听说乡里组建了非遗文化宣传队,就带着公公回了老家。听说回到老家的婆婆和公公每天带着一群人不是“舞龙舞狮”,就是“扭秧歌”“踩高跷”“跑旱船”,忙得不亦乐乎。

看着广场四周拥挤的人群,哪里有婆婆的影子。正在我左顾右盼之时,一阵锣鼓声由远而近,几艘“花枝招展”的旱船啦啦啦飘了过来,被花朵和彩带装饰的旱船,随着“渔姑”的脚步飘飘荡荡,起起伏伏,好不热闹。只见船里的“渔姑”,上身着紧身粉红大襟袄,腰系短裙围兜,下身着一条蓝彩裤,足穿绣花鞋,手握船舷,一颦一笑间似落入凡尘的仙子。再看划船的“艄公”,头戴去顶草帽,穿对襟湖蓝上衣、蓝裤,腰束一条红腰带,鼻子下装着小八字假须,足蹬布鞋,一边划船一边含情脉脉地望着船里的“渔姑”,时不时还对着“渔姑”抛个媚眼、努努小嘴,引来人群阵阵喝彩。

人越来越多,我更担心起婆婆来,怕她被人挤着、碰着。就在我焦急地四处张

望的时候,一只旱船飘到了我跟前,我猛然和船里的“渔姑”四目相对。天呐!船里的“渔姑”,不是我婆婆又是谁!再看划船的“艄公”,竟然是我那个在家里一本正经、不苟言笑的公公!我惊呆了,用手拍拍脸颊,一转眼,发现老公不知何时已来到我身边。看到我怔愣的表情,老公用手刮了刮我的鼻子,笑着说:“没想到吧,咱妈年轻时可是十里八乡活儿最靓的‘渔姑’。当年咱爸为了能和咱妈做搭档,在‘艄公’这个角色上可是下了大功夫的!直到他们结了婚,有了我和妹妹,爸妈才放下了自己的爱好。去年刘叔给爸妈打电话,说让他们回乡把‘跑旱船’的‘绝技’教给村里的年轻人,希望把这项非遗文化传承下去,爸妈才回的老家。”

“‘跑旱船’还有‘绝技’”?我诧异地问。“门道可多了去了,你看咱妈现在脚下的步子,那叫‘十字荡步’、那个叫‘荡摆步’、那个……那个叫……”“‘迎浪步’‘鲤鱼翻身’‘金鲤甩尾’。”在老公挠头之际,身边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伯对我们一一说了出来,然后又指着公公说道:“看那个‘艄公’,那叫‘矮步划桨’,那可是需要真功夫的。”

听着老伯的介绍,我激动起来,反手抱住老公的胳膊说:“老公,明年三八节我来陪婆婆做‘渔姑’!”

孝老敬亲赞老妹

张和平

一个人孝敬健康的父母不算什么,短时间内照顾好生病的父母也不难,但要长久病床上的父母孝敬却不是件容易事,而我的老妹吴碧波却做到了,她二十多年如一日无微不至地照顾患病的父母,被亲朋和邻里交口称赞为新时代孝女。

20世纪60年代初,我小舅8岁的独生子不慎溺亡。经过家人商量,一岁多点的老妹,由舅舅的外甥女变成了女儿,也由姓张改跟舅舅姓吴,从此舅舅舅妈身后有了老妹这个幸福的“小尾巴”。

虽然两家只隔两公里,为了让老妹真正把舅舅舅妈当作自己的亲生父母,两家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。直到1983年我父亲离休,当时离退休人员有一个“顶职”安排工作的指标,父亲总觉得老妹从小被送到农村舅舅家,对孩子亏欠了些,在我们姐弟都没有工作的情况下,把这个指标给了老妹,这才让老妹真正知道了自己的身份。

老妹是幸运的又是幸福的。有了工作,成了家,有了自己幸福的三口之家。20世纪90年代,她在县城买了房子,并把年迈的舅舅舅妈从农村接到了城里。正当一大家子生活得其乐融融的时候,不幸突然降临,2002年,老妹的丈夫意外身亡。从此,老妹一人担起了家庭的重担。不久后,舅舅又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,不仅神志不清,有时还大小便失禁。但在老妹的精心照顾下,舅舅83岁高龄才去世。

舅舅去世后,舅妈的身体也每况愈下,2010年得了帕金森病。开始是一只手发抖不能正常活动,吃饭、穿衣还基本能够自理,2016年开始双手发抖,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。为了照顾好老人,老妹就和舅妈睡在一张床上,随时照看。

舅妈经常便秘,轻微时老妹通过给老人揉揉肚子就解决了,但严重时就很麻烦,老人涨得脸色发青也排不出,这时老妹就要用手沾上芝麻油为老人抠出大便。

老人年龄大了突然生病或受伤送医是常有的事。2015年的一天晚上,舅妈起夜,发现一只蟑螂,就跟着撵,想用脚把蟑螂踩死,结果不小心滑倒在地,头撞到了墙角。老

妹听到动静后,马上起来,一看老人被摔得满脸是血,她二话不说,背起老人,从四楼奔下来,把老人扶上电瓶车,然后和自己拴在一起,骑车到县医院请急诊医生处理。舅妈骨架大,也比老妹高,虽然老了,还是有一百多斤重,可想弱小的老妹背老人下楼、骑车带老人去看病是多么不容易!

舅妈年龄大了吃不了硬饭菜,为了让老人吃好,营养有保证,老妹总是千方百计地变花样,为老人做肉糜稀饭、汤圆、蛋羹,并一口口地喂老人。在老妹的精心照料下,年近九十的舅妈虽然行动不便,但干干净净、红光满面。

为了照顾老人,老妹上下班总是带着小跑。2014年初老妹退休后虽然时间多了,但儿子媳妇都在上班,2016年又添了孙子,带养孙子,为一家人准备吃喝,还要伺候老人,让老妹像个十足发条的钟,一刻也不能停歇。常常是晚上先把小的安顿好,再帮老人洗漱好服侍上床休息,然后再洗衣服、准备第二天的菜饭、打扫清洁,常常要忙到夜里十一二点。

子夏曾向孔子问孝,子曰:“色难。”孔子认为,子女侍奉父母能经常和颜悦色,是最难的事。老妹吃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苦,但最可贵的是她从无怨言,始终保持和颜悦色。老妹常说,两位老人待自己如亲生,他们老了自己也应该如对待亲生父母一样对待他们。近几年舅妈因为活动不便,每天要把老人从床上到轮椅、从轮椅到床上来回多次地搬,老人在轮椅上坐久了腰就要塌下去,为了老人能舒服一些,她隔段时间要从前背抱住老人腋下往上提让老人坐直。老妹个子矮,就站在小凳上提,一天要提一二十次,由于长期劳累老妹还患上了肩周炎。老妹坦言,最难受的是老人因为活动不便,晚上总想让老妹给多翻翻身子舒服些,一晚上有时要喊五六次,白天辛苦一天,有时刚睡着就被喊醒确实不爽,但一想到老人也是不好受没办法,心中的怨气就消了。老妹说:“不是亲生的,更不能说重话,否则老妈会多心、会不高兴。”

是啊,老妹想得周到,而她做得更好!